



陈
斐
主
编

诗歌文学纂要

蒋祖怡 编著
孙羽津 整理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《诗歌文学纂要》从立意到结构都鲜明地表现为一种“普泛的诗学”，造成这一普泛诗学的内生动力，即在于作者崇俗抑雅的倾向。本书对范式转换、变革的探索或可唤起读者对文学的赤忱、对现实的关切，这些永远是我们应予关注和思考的，也是先贤尝试与努力的重大意义所在。

上架建议：国学与传统文化

ISBN 978-7-5222-0608-0



9 787522 206080 >

定价：46.00 元

诗歌文学纂要

蒋祖怡 编著
孙羽津 整理



陈
斐
主
编


華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诗歌文学纂要 / 蒋祖怡编著; 孙羽津整理. -- 北京: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, 2024. 2

(国学通识 / 陈斐主编)

ISBN 978-7-5222-0608-0

I. ①诗… II. ①蒋… ②孙… III. ①诗学—研究 IV. ①I052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3) 第 234417 号

诗歌文学纂要

编著者 蒋祖怡
整理者 孙羽津
责任编辑 杜晓宇 吕方
责任印制 周然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装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版 次 202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202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×1230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190 千字
定 价 46.00 元

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
网址: www.hxph.com.cn 电话: (010) 64663331 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作者简介

蒋祖怡（1913—1992），蒋伯潜之子，著名学者。曾任浙江大学文学院、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。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，著有《文心雕龙论丛》《诗品笺证》等。

整理者简介

孙羽津，曾就读于清华大学，获文学博士学位。现为中共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文史教研部副教授、文学教研室副主任、文艺学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硕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中国文学、中华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。代表作有《中唐政治的文学境象》等。

“国学通识”丛书

第一辑“国学汇纂”十种

- ◎ 文章学纂要
- ◎ 文体论纂要
- ◎ 文字学纂要
- ◎ 校讎目录学纂要
- ◎ 诗歌文学纂要
- ◎ 小说纂要
- ◎ 史学纂要
- ◎ 诸子学纂要
- ◎ 理学纂要
- ◎ 经学纂要

策 划：陈 斐 杜晓宇
责任编辑：杜晓宇 吕 方
营销编辑：刘 伟
责任印制：周 然
美术编辑：赵萌萌

华夏人文历史头条号 华夏出版社微信平台



大小二维码



新浪微博：@华夏出版社

总序[○]

近期，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迅猛发展，ChatGPT（聊天机器人）横空出世，除了能与人对话交流外，甚至能完成回复邮件、撰写论文、进行翻译、编写代码、根据文案生成视频或图片等任务。这对人类社会的震撼，无异于引爆了一颗“精神核弹”：人们在享受和憧憬更加便捷生活的同时，也产生了失业的恐慌和被替代的虚无感，好像人能做的机器都能做，而且做得更好、更高效，那么，人还怎么生存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

这种感觉并非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而是有着深久的教育、社会根源。长期以来，我们的教育过于专业化、物质化、功利化，在知识传授、技能培训上拼命“鸡娃”，社会也以科技进步、经济发展为主要导向，这导致了人们对“人”的认知和实践都是“单向度”的。现在，“单向度”的人极力训练、竞争的技能，机器都能高效完成，他们怎能不恐慌、失落呢？人是要继续“奋斗”，把自己训练得和机器一样，还是要另辟蹊径，探索和高扬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独特品质与价值，成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紧迫问题。

答案显然是后者。目前社会上出现的“躺平”心态，积极地看，正蕴含着从“奋斗”“竞争”氛围中夺回自我、让人更像人而不异化为机器的挣扎。“素质/通识教育”“科学发展观”等理念的提出，也是为了纠偏补弊，倡导人除了要习得谋生的知识、技能外，还要培养博雅的眼光、融通的识见，陶冶完美的人格、高尚的情操；衡量社会发展也不能只论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，而要看综合指数。

这么来看，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就大有用武之地。孔子早就说过，“君子不器”，“为政以德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庄子也提醒，“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机心存于胸中，则纯白不备”，“神生不定”，“道之所不载也”（《庄子·天地》）。慧能亦曾这样开示：“心迷《法华》转，心悟转《法华》。”（《坛经·机缘》）这些经过数千年积累、淘洗的箴言智慧，可以启发我们在一个日益由机器安排的世界中发展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独特品质，从而更好地安身立命、经国济世。可见，国学不是过时的、只有少数学者才需要研究的“高文大册”，而是常读常新、人人都应了解的“通识”。

这套“国学通识”系列丛书，即致力于向公众普及国学最基本的思想观念、知识架构、人文精神和美学气韵等，大多由功底深博的名家泰斗撰写，但又论述精到、篇幅短小、表达深入浅出，有些还趣味盎然、才情四射。一些撰写较早的著作，我们约请当

代青年领军学者做了整理、导读或注释、解析，以便读者阅读。

我们的宗旨是弘扬并激活国学，让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智能时代中国人的心灵，同时也期望读者带着崭新的生命体验和问题意识熔古铸今，传承且发展国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相信人人都能获得更加全面、自由、和谐的发展，社会也会变得更加繁荣、公正、幸福！

陈斐

癸卯端午于京华

《国学汇纂》新版序[○]

《国学汇纂》十种，是先祖父蒋伯潜和先父蒋祖怡合作撰写的，在1943—1947年由上海正中书局陆续出版。

《国学汇纂编辑例言》的第一条，说明了编撰这套《汇纂》的缘由：

我国学术文艺，浩如烟海。博稽泛览，或苦其烦；东掇西扯，复病其杂。本书汇纂大要，别为十种，供专科以上学子及一般程度相当者，阅读参考之资。庶于国学各得其门，名曰《国学汇纂》。

在《例言》中，这十种书的顺序是：《文章学纂要》《文体论纂要》《文字学纂要》《校雠目录学纂要》《诗歌文学纂要》《小说纂要》《史学纂要》《诸子学纂要》《理学纂要》《经学纂要》。出版时也把这十种书按顺序排列，称为《国学汇纂》之一到《国学汇纂》之十。

这十种书中的《文章学纂要》《文体论纂要》《文字学纂要》

《校雠目录学纂要》《诗歌文学纂要》《小说纂要》属于语言文学范畴，《史学纂要》属于史学范畴，《经学纂要》《诸子学纂要》《理学纂要》属于哲学范畴。也就是说，这十种书，涉及了中国传统的文、史、哲的基本方面，是国学的基本知识。

总起来说，这十种书有三方面的内容：

（一）介绍基本知识。这十种书，每一种都是一个单独的学科领域，涉及的范围非常广，有关的知识非常多。为了适合读者的需要，作者对有关知识加以选择、概括、组织，把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以很清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，使读者既不苦其烦，也不病其杂。

（二）阐述作者观点。这些学术领域都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，或者有不同的学派。面对这些不同观点，初学者可能感到无所适从。作者对这些问题介绍了不同观点，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。这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些学科历史发展的过程，也有助于读者从不同的侧面来看待和掌握这些基本知识。

（三）指点学习门径。这十种书都是入门之学。读者入了门以后，如何进一步学习？这十种书常常在介绍基本知识和阐述作者观点的同时，给读者指点进一步学习的门径。如提供一些参考资料，告诉读者进一步学习该从何入手，需注意什么问题等。

这些对于初学者都是十分有用的。所以，《国学汇纂》出版后很受欢迎。著名学者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曾对我说：你祖父和父亲的那两套书（指《国学汇纂》十册和《国文自学辅导丛书》十二册），

我们当时在中学里都是很爱读的。我很感谢赵先生告诉我这个信息。

《国学汇纂》不仅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出版后受欢迎，在以后也一直受到欢迎。1990年，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了《校雠目录学纂要》。1995年，我在台北看到的《文字学纂要》已经是第二十九次印刷。2014年《小说纂要》收入《民国中国小说史著集成》第九卷，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蓝士斌先生很有眼光，看到了《国学汇纂》的价值，在2012年重印了《文字学纂要》，2017年重印了《诸子学纂要》，2018年重印了《文章学纂要》。这些都说明这套书并没有过时。

但《国学汇纂》一直没有完整的再版，这是一件憾事。很感谢主编陈斐先生和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，决定把《国学汇纂》作为《国学通识》的第一辑出版。他们约请相关领域的青年学者对《国学汇纂》的每一种都细加校勘，而且撰写了“导读”。“导读”为读者指出了此书的特色和重点，以及阅读时应注意的问题。这就给这套七十年前出版的《国学汇纂》赋予了新的时代气息。

在此，我对陈斐主编、各位整理并写“导读”的专家和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表示深切的感谢！我相信，广大读者一定会欢迎这套新版的《国学汇纂》。

蒋绍愚

2022年5月于北京大学

《国学汇纂》编辑例言[○]

一、我国学术文艺，浩如烟海。博稽泛览，或苦其烦；东掇西扯，复病其杂。本书汇纂大要，别为十种，供专科以上学子及一般程度相当者，阅读参考之资，庶于国学各得其门，名曰国学汇纂。

二、文章所以代口舌，达心意，为人人生活所必需，而字句之推敲，章篇之组织，意境之描摹，胥有赖于文法之活用，修辞之技巧；至于骈散之源流，语文之沟通，亦为学文章者所应谙悉。述《文章学纂要》。文体分类，古今论者，聚讼纷纭，而各体之特征、源流、作法，更与习作有关，爰折中群言，阐明体类，附论风格，力求具体。述《文体论纂要》。

三、研读古籍之基本工夫，在文字、目录、校雠之学。我国研究文字学者，声韵形义，歧为两途；金石篆隶，各成系统；晚近龟甲之文，简字拼音之说，益形繁杂；理而董之，殊为今日当务之急。而古籍文字讹夺，简编错乱，书本真伪，学术部居，校勘整理，尤当知其大要。述《文字学纂要》及《校雠目录学纂要》。

四、我国古来文艺以诗歌、小说为二大主流，戏剧则曲词煦育

于诗歌，剧情脱胎于小说。而诗歌之演变，咸与音乐有关，其间盛衰递嬗，可得而言。至于小说，昔人多不屑置论，晚近国外文学输入，始大昌明。而话剧亦赳赳夺旧剧之席。述《诗歌文学纂要》及《小说纂要》。

五、我国史书，发达最早，庞杂最甚，而史学成立，则远在中世以后，且文史界限，迄未厘然；至于诸史体制，史学源流，亦罕有理董群书，抽绎成编者。是宜以新史学之理论，重新估定我国之旧史学。述《史学纂要》。

六、我国学术思想，以先秦诸子为最发展，论者比之希腊，有过之无不及也。秦汉以后，儒术定于一尊，虽老庄玄言复昌于魏晋，而自六朝以至五代，思想学术，俱无足称。宋明理学大盛，庶可追迹先秦，放一异彩。述《诸子学纂要》及《理学纂要》。

七、六经为我国学术总会。西汉诸儒承秦火之后，兴灭继绝，守先待后，功不可没。洎其末世，今古始分。东汉之初，争论颇剧。及今古混一，而经学遂衰。下逮清初，始得复兴。乾嘉之学，几轶两汉。清末今文崛起，于我国学术思想之剧变，关系亦颇切焉。述《经学纂要》。

八、军兴以来，倏已四载，典籍横舍，多被摧残，得书不易，读书亦不易。所幸海内尚存干净土，莘莘学子，未缀弦歌。编者局处海隅，自惭孤陋，纵欲贡其一得之愚，罣误纰谬，自知难免，至希贤达，予以匡正！

导读*○

中国是诗的国度。历代诗歌文学蕴含着国人的审美追求、价值理念和时代精神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感染力、最富生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。自20世纪以来，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，人们开始运用现代眼光，全面系统地梳理、评价、继承、弘扬这份珍贵而厚重、可敬又可爱的文化遗产，涌现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史、诗歌史论著，不仅为中国古代诗歌文学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，也为诗歌文学的普及与传播贡献了力量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趣味，至今读来，仍觉意趣盎然、历久弥新。

—

蒋祖怡先生的《诗歌文学纂要》一书，问世于1946年，在

* 本书整理校注为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校级科研项目（2021QN040）阶段性成果。

20世纪文学史论著中，虽未夺人以先声，亦非名噪于后世，而捧读氏著，从概念表述到撰著结构，从论说视角到价值判断，皆不乏奇思创见，若要深入了解那一时期文学史著的时代特性与多元样貌，此书是不应被忽视的。

作者蒋祖怡（1913—1992），浙江富阳人，幼承家学，其父是著名学者蒋伯潜（1892—1956）。1937年蒋祖怡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后，先后供职于上海世界书局、正中书局、上海市立新陆师专、国立浙江大学、浙江师范学院、杭州大学等，曾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、教授，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等职。蒋祖怡有子女五人，其中蒋绍愚（1940—）继承家学，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，后任该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。

抗战期间，蒋祖怡一家南下受阻，只得避难乡关，著书俟命。其间，蒋伯潜、蒋祖怡父子发愤完成了《国学汇纂丛书》十种，《诗歌文学纂要》即其中之一，由年方而立的蒋祖怡独立完成。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首次提出“诗歌文学”这个概念。作者在书中坦言，这个概念是自己的杜撰，意在打破与词曲相并列的文体学意义上的狭义之“诗”，进而提出包括“歌唱文学”与“表演文学”在内的“诗歌文学”——这一广义的“诗”的概念。

蒋氏之所以把“诗”的概念泛化为“诗歌文学”，主要出于打通雅俗的价值追求。在全书开篇，作者就明确表达了将诗歌局限

于庙堂文学的不满：

一般人注意于中国韵文，不是单举一向被士大夫阶级所吟弄的三大形式——诗、词、曲，便是单研究它们文字方面的美恶。其实，除了庙堂式的为文人雅士吟咏的三大主流之外，尚有许多散落民间开着奇葩的韵文形式。同时一切韵文均是与音乐有关系的，我们更不该弃掉灵魂而单求形骸。所以这里所论列的，不分雅俗，以它们的功能分做“歌唱文学”与“表演文学”两大项目来说，而给予它们一个总名称——“诗歌文学”。

对民间文学的重视，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重要趋向，“不分雅俗”的文学观，是当时文学界的强烈呼声。可以说，蒋祖怡对“诗歌文学”的倡导，是20世纪上半期时代思潮的鲜明表征。然而，时代思潮只能介入文学，而无权界说文学。有关“诗歌文学”的界说，需要寻求客观的依据才得以成立。这里，蒋氏拈出的是“诗歌文学”的音乐性。首先，有关诗歌的音乐性论述，溯其源头，文献足征且深入人心，所谓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”（《尚书·尧典》），所谓“诵诗三百，弦诗三百，歌诗三百，舞诗三百”（《墨子·公孟》），所谓“诗，弦歌讽谕之声也”（郑玄《六艺论》），皆是也。更重要的是，从发展流变的角度，音乐性特